

# 对总体的反抗与超越的经验主义

——论罗森茨威格对列维纳斯的贡献\*

## Opposing Totality and Transcendent Empiricism: On Rosenzweig's Contributions to Levinas' Thought

林华敏

LIN Huamin

### 作者简介

林华敏，西南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LIN Huami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outhwest University.

Email: huaminlin@swu.edu.cn

## Abstract

Through close reading of the text,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phenomenological descrip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Levinas' interpretation of Franz Rosenzweig, aiming to reveal one of the key inspirations of Rosenzweig to Levinas: the opposition to the idea of totality. Rosenzweig claims that God, humanity and the world are absolutely separated, and that reason cannot unite these three in a system. However, in the concrete lived experience of human beings, the three elements rel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ity and God is the primary experience and the beginning of time. This paper will present the core connections between Levinas and Rosenzweig, and reveal the internal unity of phenomenology and theology in Levinas' thought. The paper then places the two within traditions of empiricism and rationalism, pointing out that in the context of a transcendent God and Other, Rosenzweig and Levinas oppose the totalizing tradition of philosophy and defend the diversity of individual experience, so embodying a transcendent empiricism.

**Keywords:** Franz Rosenzweig; Emmanuel Levinas; Totality; Transcendence; Empiricism

## 导言

罗森茨威格 (Franz Rosenzweig) 与列维纳斯 (Emmanuel Levinas) 是现代犹太神哲学的两个重要人物。列维纳斯在哲学与神学许多思想主题上深受罗森茨威格的影响, 最为突出的一点是“反抗总体” (opposition to the idea of totality)。列维纳斯多次在其著作和访谈中明确罗森茨威格在这个主题上给予的贡献,<sup>①</sup> 并在三篇文章中专门介绍和解读罗森茨威格, 反复强调罗森茨威格在反抗总体上对自己的影响。<sup>②</sup> 学者们也关注到两位学者之间的思想关联, 比如柯林·戴维斯 (Colin Davis) 指出: “列维纳斯哲学计划的核心方面, 尤其是他对总体和系统哲学的攻击, 被归功于犹太思想家弗兰茨·罗森茨威格的影响, 也就是《救赎之星》(The Star of Redemption) 的作者。”<sup>③</sup> 理查德·伯恩斯坦 (Richard J. Bernstein) 坦言, 进入列维纳斯的思想的线索有许多, 但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回到罗森茨威格的《救赎之星》”,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列维纳斯的政治思想及其与伦理学神学的内在关系研究”(19BZX095)的阶段成果。[This paper is a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Project “Levinas’ Political Thought and its Internal Relationship with Ethics and Theology,” Project No.:19BZX095.]

<sup>①</sup> 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朱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9页。[E. Levinas, *Totipotency and Infinity*, trans. ZHU Ga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9.]

<sup>②</sup> 这三篇文章为:《“在两个世界之间”》(1959)、《罗森茨威格:一个当代犹太思想家》(1965)和《罗森茨威格的哲学》(1982)。三篇文章的英文版参见 Emmanuel Levinas, “Between Two Worlds,” in *Difficult Freedom: Essays on Judaism*, trans. Seán Hand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97), 181-201; “Franz Rosenzweig: A Modern Jewish Thinker,” in *Outside the Subject*, trans. Michael B. Smith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93), 49-66; “The Philosophy of Franz Rosenzweig,” in *In the Time of Nations*, trans. Michael B. Smith (New York: Continuum, 2007), 150-160.

<sup>③</sup> 柯林·戴维斯:《列维纳斯》,李瑞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9页。[Colin Davis, *Levinas: An Introduction*, trans. LI Ruihua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109.] 说明:在不同的中文文献中, Rosenzweig 有中译为“罗森茨威格”和“罗森茨维格”,本文统一为“罗森茨威格”。

特别是回到罗森茨威格对哲学（从伊奥尼亚到耶拿）和总体之观念的批判——这种总体之观念从来没有逃离同者和他者之辩证法的视域。”<sup>①</sup> 吉布斯（Robert Gibbs）认为：“列维纳斯……重新打开了《救赎之星》，对之进行了一种哲学的借用。”<sup>②</sup> 西恩·汉德（Seán Hand）指出：“在弗兰茨·罗森茨威格的著作中，诞生了一种惊人的反偶像主义的现代版本，而列维纳斯深受罗森茨威格的影响。”<sup>③</sup> 本杰明·波洛克（Benjamin Pollock）则明确指出列维纳斯的伦理学是建立在罗森茨威格对总体的批判的基础上的。<sup>④</sup> 此外，列维纳斯研究专家理查德·柯恩（Richard A. Cohen）承认，“罗森茨威格的《救赎之星》是一本‘崇高的’书，是流溢，它作为‘支撑’和‘布道’服务于《总体与无限》……列维纳斯对罗森茨威格和胡塞尔给予的恩惠表示感谢，事实上这是列维纳斯哲学的根本组成部分。”<sup>⑤</sup>

诚然，许多学者注意到罗森茨威格对总体的反抗给了列维纳斯思想重要的引导，但大多只是提及而未在文本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和分析。本文尝试在梳理罗森茨威格对总体的反抗之基本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列维纳斯对罗森茨威格的解读，考察罗森茨威格在反抗总体上对列维纳斯的启发，最后将两人的思想放在西方经验主义对抗理性主义传统中，指出两人思想中超越的经验主义立场，并对之进行评价。

---

<sup>①</sup> Richard J. Bernstein, "Evil and the temptation of theodicy," in Michael L. Morgan,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Emmanuel Levina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252-253.

<sup>②</sup> Robert Gibbs, *Correlation in Rosenzweig and Levina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21-22.

<sup>③</sup> 西恩·汉德：《导读列维纳斯》，王嘉军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2页。[Seán Hand, *Emmanuel Levinas*, trans. WANG Jiajun (Chongq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82.]

<sup>④</sup> Benjamin Pollock, *Franz Fosenzweig and the Systematic Task of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22.

<sup>⑤</sup> Richard A. Cohen, *Elevations: The Height of the Good in Rosenzweig and Levina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224, 226.

## 一、罗森茨威格对“总体”的反抗

对总体的批判是罗森茨威格思想的重要指向。在其代表作《救赎之星》中罗森茨威格批判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总体性哲学。该书第一部提出了三个要素：上帝、世界和人。第二部考察了这三者的关系：上帝创造世界，上帝向人类的启示和人类的救赎。第三部考察了犹太教和基督教，讨论了救赎和真理问题。罗森茨威格通过对上帝、世界和人的关系的阐述，提出一种“新思想”。他坚持上帝、人和世界的分离，通过这种分离保持了各自的绝对独立性和相互关系——创世、启示和救赎。这种既独立又关联的“关系”是罗森茨威格“新思想”探讨的核心内容之一，其重要的宗旨是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旧哲学”的大全进行批判。<sup>①</sup>

罗森茨威格认为，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旧哲学”源于对死亡的恐惧，它将所有不安的东西统统去掉，否认尘世的恐惧，“靠编织它的关于尘世的全的观念（idea of the All）的蓝色迷雾”来获得统一和普遍性的“全”的知识。<sup>②</sup>旧哲学试图通过将个体融入到“大全”之中而对其进行更为清晰的理解和把握，克服差异性和不确定性。罗森茨威格指出在黑格尔以后，由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等哲学家发起了一种“新哲学”，“新哲学”反对旧哲学的大全思想对人的同一性暴力，主张：“站在体系的开端的是人”，“活生生的人，独立地采取了一种反对这个认知的世界（cognitive world）的立场；在总体（totality）的对立面，站立着单一的、‘独一的和自我的’人，嘲笑着每一个全（All）和普遍性。”<sup>③</sup>在这个意义上，“人成了一种超出哲学之上的力量——不是一般哲学之上的普遍性的人，而是单个人，超越他自己的哲学的非常独一性的人”。“人，在他

<sup>①</sup> 罗森茨威格：《救赎之星》，孙增霖、傅有德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年。[Franz Rosenzweig, *The Star of Redemption*, trans., SUN Zenglin and FU Youde (Jinan: Shangd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英文版参见Franz Rosenzweig, *The Star of Redemption*, trans. William W. Hallo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1971)。

<sup>②</sup> 罗森茨威格：《救赎之星》，第4页。

<sup>③</sup> 同上，第8页。译文参照英文有改动。

的个体性的彻底的单一性 (singularity) 中, 在他的被以图像化确定的存在中, 跳出了那个自诩为可感知的世界, 走出了哲学的大全。”<sup>①</sup> 对于人的这种描述奠定了罗森茨威格《救赎之星》的基础, 他通过个体的、独一性的人反抗总体化, 反抗任何的知识体系和统一。

除了人, 旧哲学通过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也将世界和上帝统一到大全之中。罗森茨威格质问: “整体性依靠什么? 为什么世界不可以, 比方说, 以某种多样性来说明? 为什么仅仅是一个整体?”<sup>②</sup> 他认为, 思维的同一性仅直接关涉到思维, 而与存在本身无关, 它实际上无法统摄世界之存在。世界“在其自身之内不是一个统一, 而是一个多样性, 不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全, 而是一个封闭的个体……它是一个排他的‘全’”<sup>③</sup>。同样, 罗森茨威格认为, 关于上帝的科学是真正的形而上学, 而以前的哲学混淆了“形而上学”这个概念。因此我们要转向真正的形而上学的上帝概念。“上帝有他自身的本质, 这种本质超出他与他自身之外的物理‘世界’的关系。……上帝之存在 (existence) 先于任何存在者 (being) 和理性的同一性。”<sup>④</sup> 也就是说, 上帝存在的本质在于超越, 但是传统哲学却往往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来证明上帝存在问题。这实际上是一种对上帝的“暴力”:

每当神学家们用他们对上帝的存在的坚持来扰乱哲学家, 哲学家们就退到这种“证明”的边缘。哲学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喂养了神学, 就像一个保姆可以拿一个抚慰的东西放进孩子的嘴里使他不哭一样。<sup>⑤</sup>

按罗森茨威格的说法, 为了应对神学家们提出的上帝存在的问题, 哲

<sup>①</sup> 罗森茨威格:《救赎之星》, 第9-10页。译文参照英文有改动。

<sup>②</sup> 同上, 第11页。

<sup>③</sup> 同上, 第13页。

<sup>④</sup> 同上, 第17页。译文参照英文有改动。

<sup>⑤</sup> 同上。译文参照英文有改动。

学家们试图从哲学上回答这个问题，最后就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来证明上帝的存在，由此满足对上帝的哲学证明。但是这其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欺骗”，因为哲学家提出的上帝的证明其实无法真正证明上帝的存在，反而消灭了上帝。为此，罗森茨威格指出，我们“无须依赖‘全’的思维及其存在而建立神圣的生存的道路……只有被真正神圣的东西所强化时，上帝的生命力才能实现其自身”<sup>①</sup>。因此，我们不能通过哲学之思来讨论上帝，而必须将上帝恢复到绝对的超越，因为这是真正的形而上学之根本。这种超越才能打破思和存在之同一性哲学对上帝的同一化。

罗森茨威格力图通过彻底地独立与分离人、世界和上帝这三个元素打破从前苏格拉底到黑格尔的大全之“总体”。“神话的上帝，可塑的世界，悲剧的人——我们把这些部分握在了手中。我们确实已打破了‘全’。为了在它的出自‘无’的根源上直接夺取‘有’，我们沉入肯定的黑夜越深，全的统一被我们打得越碎。”<sup>②</sup>人、世界和上帝，各个元素回到自身的内在性，各自都构成一个“自身的全”，这种各自的“全”越彻底，大全的打破越彻底，多样性也才越彻底：

一旦上帝，那个创造者和启示者，似乎成了高高在上的君主，人和世界就拜在了他的脚下；如果世界占据了统治地位，随之上帝和人都成了它的后裔；而一旦人好像站在最高地位，成了万物的尺度，就会用自己本性的法则支配神和世界。终究，在三者的任何一个之中都不存在集合在一起的动力；它们每一个都仅仅作为一个结果，作为结论而产生的，是自我包含的，目光向内的，它们每个对其本身而言都是一个全（All）。……如果各自都是一个到达自身的全，那么它庇护了一和多的可能性。<sup>③</sup>

<sup>①</sup> 罗森茨威格：《救赎之星》，第17、18页。

<sup>②</sup> 同上，第79页。

<sup>③</sup> 同上，第81页。

换言之，罗森茨威格将上帝、世界和人看作各自独立的“全”，这三个独立的“全”是分离的、自我包含的，它们构成了“一”和“多”。但是，这三个独立的元素又不是完全没有关联的。在更原初的经验中，它们通过各自内在的力量向外运动，在运动中形成了更高的关系。“流动的运动的途径必须源自于元素自身，并且完全和仅仅在元素中。……元素自身必须庇护运动由之起源的潜能和秩序的原因，在秩序中它们进入运动之流。”<sup>①</sup> 这样一种运动之流就是上帝、世界和人之间的原初关系。罗森茨威格指出：它们在自身之内产生向外运动的力量，它们在它们的现实性中，在它们的盲目的内在性中，引导自身向外。这样的运动的力量，“它们的根源是知识的‘无’。……在上帝中它们是能力的行动和命运的冲动；在世界中，是产生和范畴；在人中，是意志的反抗和特性——这些力量不是可见的实在的力量。毋宁说它们是在我们从我们的知识之‘无’到知识之‘有’的道路上的纯粹中途滞留……它是一个转向，一个转变。转变成了‘是’的东西将作为‘否’被发射出去；作为‘否’而进入的东西将作为‘是’流出”<sup>②</sup>。罗森茨威格指出在大全之前，三个要素各自内在的力量引导它们向外运动。这个运动过程在“知识”之前，在表象和存在之“大全”之前，它是知识之“无”。

在这三要素的关系中，罗森茨威格强调了上帝和人的关联，这涉及到人如何有可能在创造之中去认识经验到奇迹，如何处理启示和语言的问题。在《救赎之星》中，罗森茨威格用了很大篇幅讨论语言问题，但他的语言概念不是简单的逻辑语言或符号语言，而是现实的语言的秘密基础，是“赋予每个表达式以意义的原型词”，是“一种先于语言的语言”。<sup>③</sup> 在这个意义上，罗森茨威格将语言作为启示的工具：“语言作为启示的工具，同时也贯穿了人类的任何一种辉煌和永远更新的经验的当下性。”<sup>④</sup> 在这样的语言之中包含着人原初的经验，或者说，我

<sup>①</sup> 罗森茨威格：《救赎之星》，第83页。

<sup>②</sup> 同上，第84页。

<sup>③</sup> 同上，第104页。

<sup>④</sup> 同上，第105页。

们的原初经验就根植于与上帝的关联之中。这是语言的深层秘密。他指出“语言，尽管它已经存在了，从开始就被创造出来，但只有在启示中才能唤醒真实的生命力……人的词语是符号；每一刻它都在说话者的口中被重新创造，但这只是因为来自开端”<sup>①</sup>。也就是说，在这种语言中，我们找到创世与启示的联系。这种联系从一开始也根植于人的原初经验之中。因为语言是上帝给予人类的晨礼，它贯穿在每个更新着的经验的当下性之中。从这里，我们看到一方面罗森茨威格反对将上帝放入我们理性的系统之中，但另一方面，他通过“启示—语言”将上帝紧紧地植入了人类当下性的经验之中。

《救赎之星》有着丰富而晦涩的思想和复杂跳跃的论述结构，它呈现了罗森茨威格在神学、哲学、社会学和语言学等领域上丰富的思考。但从这本书结尾的“要点重述”部分，我们能看到这本书的核心主题之一：罗森茨威格试图克服传统的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对上帝的操作，既保持上帝的超越不被总体化，又避免陷入神秘主义的泥潭。人通过理性在自身内部找到的神性和真理其实只是一个和自己相似的面容而已。<sup>②</sup>真正的上帝和真理始终在我的世界之外。罗森茨威格强调上帝是一种真理、一种完满和绝对的未知。这给上帝留下了不可进入的地盘。但是人作为上帝的造物，依旧有通道关联上帝。那就是启示的言辞和服从。上帝的言辞就是行公义、爱仁慈、谦恭地与上帝同行。在此，通达超越的途径终究还是回到了人，回到人与人构成的社会。如果我们从“反抗总体”这个主题来看，罗森茨威格捍卫上帝与人之绝对分离，即超越性；但同时他又将这种超越关系放回到人之中，放回到未被总体化的经验之中，即上帝的命令以及人对这种命令的服从，并认为这是神学和伦理学的根本。这种立场和思路在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那里得到了高度的展现和呼应。

<sup>①</sup> 罗森茨威格：《救赎之星》，第106页。译文参照英文有改动。

<sup>②</sup> 同上，第386页。

## 二、列维纳斯对罗森茨威格的致谢

列维纳斯多次反复承认，他在许多问题上深受罗森茨威格的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是“对总体的反抗”。在列维纳斯批判总体的代表作《总体与无限》的前言中，他明确说：“罗森茨威格《救赎之星》……一书中提出的那种对总体观念的反对，已经给我们烙下了强烈印象。”<sup>①</sup>可以说，这是列维纳斯对罗森茨威格最高的致谢，它勾勒了《救赎之星》对总体的反抗在列维纳斯思想中的地位——它贯穿于这本书。虽然在该书前言中列维纳斯同样表达了对胡塞尔现象学的致谢，并且罗森茨威格在该书中并没有得到任何引用，而胡塞尔及其问题却充满了这本书，但这并不意味着列维纳斯对罗森茨威格仅是一种礼貌性的致谢。<sup>②</sup>《总体与无限》是列维纳斯批判西方总体性传统的重要文本，他通过现象学考察原初之具体生命经验，在这个“回到事实”的过程中，揭示了与无限者的超越经验，由此打破了胡塞尔现象学的核心理论——意识意向性。这种理论建构过程包含了列维纳斯对罗森茨威格反抗总体之立场的继承，也表明了他在罗森茨威格的立场上对以胡塞尔为代表的西方理性总体化传统的反思。

为此，在被问及“1961年的《总体与无限》是您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它的题目自身包含着一个问题或困惑。在什么意义上，‘总体’与‘无限’相对立？”列维纳斯答道：

这涉及哲学史。这个哲学史能够被解释为一种普遍系统化的企图，将所有的经验、所有的可理解的东西还原到一个总体之中，在其中意识囊括了整个世界，把自身之外的一切都囊括进自身，由此成为绝对的思。这种关于自身的意识同时也是关于大全（the whole）的意识。在哲学史上，很少有对这种总体化（totalization）的反抗。我关注的是，在

<sup>①</sup> 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第9页。

<sup>②</sup> Richard A. Cohen, *Elevations: The Height of the Good in Rosenzweig and Levinas*, 223, 224.

罗森茨威格的哲学中——他的哲学根本是对黑格尔哲学的讨论——我第一次遇到了对总体的激进的批判。<sup>①</sup>

在此，列维纳斯承认罗森茨威格是其先驱。他与罗森茨威格一样都意识到，西方哲学史从巴门尼德开始，基于存在和意识的同一性而将一切都还原到一个总体之中，他们共同地反抗这种对总体化。

在另一个访谈中，列维纳斯被直接问及：“罗森茨威格对您的思想的影响是什么？”他答道：

是他对总体的批判、对黑格尔的批判，这对我影响最大；我非常感谢他所提出的原初的可理解性（initial intelligibility）是创世、启示和救赎这三者的接合点这个观点——这是罗森茨威格伟大的观点。<sup>②</sup>

这段话不仅更加明确承认罗森茨威格在“批判总体”这个议题上对列维纳斯的启发，而且也进一步表明了罗森茨威格通过什么对总体进行批判：原初的可理解性——创世、启示和救赎这三者的接合点。由此看到罗森茨威格不仅提供了反抗总体的立场，而且提供了“如何去反抗总体”的具体路径。罗森茨威格提出的“原初的可理解性”（或者说原初的智性），可理解为在对象化和认知行为之前的人的原初的生命经验。在这种经验中，人处于与世界、上帝的关系之中，生活其中，而不用意识表征和认识他们。也就是说，创世、启示、救赎和上帝、世界和人这六个要素的关系是原初的关系，它超越于理性表征和系统化。这个“罗森茨威格伟大”的观点事实上构成列维纳斯反抗总体的基本出发点和路径，也是列维纳斯超越论的核心。

<sup>①</sup> E. Levinas, *Ethics and Infinity, Conversations with Philippe Nemo*, trans. Richard A. Cohen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85), 75-76.

<sup>②</sup> E. Levinas, *Entre Nous: Thinking of the Other*, trans. Michael B. Smith and Barbara Harshav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118.

### 三、列维纳斯对罗森茨威格的解读与共鸣

如前文所述，列维纳斯在三篇文章中详细介绍并解读了罗森茨威格的思想，并特别推崇赞同罗森茨威格的方法：通过上帝、人和世界三元素的分离与超越来对总体展开批判。在《罗森茨威格：一个现代犹太哲学家》一文中，列维纳斯强调：

罗森茨威格的思想将自身表现为对黑格尔的反抗。……在反对这样的人——他已经成为自身之系统的囚犯，被总体和国家的权力所主宰——的过程中，人类生命之鲜活的瞬间与一种鲜活的永恒性之间的关联被确立了。这正是那宗教秩序。它导致了那封印着黑格尔著作的总体性哲学的终结。<sup>①</sup>

在这里，列维纳斯概括了罗森茨威格如何通过生命与永恒的关联实现对黑格尔代表的西方总体性传统的反抗。这种关联的开端是“分离”。只有彻底的分离才能有超越的“关联”，才能打破总体。罗森茨威格在《救赎之星》中描述了上帝、世界和人的分离状态；列维纳斯在《总体与无限》中是从描述每个具体生命的分离状态开始逃离总体。上帝、世界和人三者绝对地分离，各自作为独立的“全”，它们无法被理性综合到一个总体中。但在具体的生命中，上帝、人和世界又是关联的，是通过生命而不是通过理性和逻辑关联起来的。用列维纳斯的话来说：“这种关系的进入，不是通过哲学家总体的审视，而是通过这些要素之生命去超越自身的本质，它构成时间。……这种被生命实现的关系，不是一种形式的关联或抽象的综合。它是在每个具体的特殊的事件

---

<sup>①</sup> E. Levinas, “Franz Rosenzweig: A Modern Jewish Thinker,” 53-54.

中完成的。上帝与世界，其连接是受造者。上帝与人，其连接是启示。人与世界的关联是救赎。受造者、启示和救赎因此进入哲学。上帝与人，是在人之中的上帝，在上帝之中的人。”<sup>①</sup>

列维纳斯在《“在两个世界之间”》一文中揭示了《救赎之星》中上帝、世界、人以及创造、启示和救赎这六要素“关系”的核心，即“上帝与人”的关系中所隐含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时间。换言之，列维纳斯认为罗森茨威格的人与上帝关系理论是在强调，上帝、世界与人之绝对分离是通过生命关联起来的，这种关联构成了真正的时间，它超越于总体化的时间。在这个意义上，时间性意味着最原初的分离之关联，意味着超越。如此，列维纳斯的解读将“时间—他者”理论与罗森茨威格的上帝理论结合了起来，而时间问题又是列维纳斯思想的座架，它贯穿在“自我”与他者之间绝对的异质性关系中。列维纳斯进一步指出，上帝与世界的关系被作为过去而完成，创世打开和维持了过去的维度；这是一个无法被再现的过去，如同时间之绝对的远古。创造是过去，上帝来到人之中是过去，而爱与救赎是将来，是与他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构成了最初的时间性。“原初的时间性：创世，作为卓越的过去；启示，在场的在场性；救赎，朝向将来的张力。”<sup>②</sup>

在《罗森茨威格的哲学》一文中列维纳斯指出，罗森茨威格对上帝与人的关系的理解表明了他对传统宗教观的反思以及通过新的“宗教”来打破哲学总体化的思想。列维纳斯指出：“没有人比罗森茨威格更加反对这样一种宗教概念：矫揉造作的、神秘的、虔诚的、说教的、牧师的宗教概念。”<sup>③</sup>罗森茨威格力图将宗教从传统的宗教观中抽离出来，回到生命经验本身。列维纳斯说：我们亏欠罗森茨威格，他提醒了我们一种非常不同于世俗主义所提出的宗教概念。“生命超越于概念的僵化和限制——在此精确意义上，生命是鲜活的，生命即是宗教。”<sup>④</sup>在罗森茨威格那里，

<sup>②</sup> E. Levinas, "Franz Rosenzweig: A Modern Jewish Thinker," 56.

<sup>①</sup> E. Levinas, "Between Two Worlds," 152.

<sup>②</sup> E. Levinas, "The Philosophy of Franz Rosenzweig," 187.

<sup>③</sup> E. Levinas, "Franz Rosenzweig: A Modern Jewish Thinker," 54.

宗教蕴于生命之中，“生命，奇迹的奇迹，是宗教之原初事实！”其本质是关于“上帝进入到与人和世界的关系之中”<sup>①</sup>的经验。为此，列维纳斯赞扬罗森茨威格将目光放在了个体生命经验上，让所有人在生命经验层面上有可能进入启示与救赎，因为上帝的启示内在于生命经验，启示打破了内和外的边界，将绝对的分离者关联起来。列维纳斯认为这样的宗教才可能是普世的，它既不是特殊的神秘体验也不是纯粹理性的产物：“宗教既不是信仰也不是教条，而是事件、激情和热诚。”<sup>②</sup>

列维纳斯认为这种新的宗教观的基础是罗森茨威格的新哲学：

它的深刻的新颖来自于它对某种类型的理性之原始本质的拒绝——即对“从伊奥尼亚到耶拿”、从前苏格拉底到黑格尔的各类传统哲学的拒绝。传统哲学将自然的和社会的经验总体化，将各种经验的种类建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囊括了宗教秩序自身。相反，新哲学试图将宗教——创世、启示和救赎，它们指向了宗教的神性——作为所有意义（包括世界和历史的经验的意义）的原发视域。但是，新哲学是配得上哲学这个名字的哲学，因为它指向了宗教的秘密从而打开了所有意义的原发视域——基于对世界的可理解性（智性）的批判之宗教反思，亦即，基于对总体和黑格尔体系的批判。<sup>③</sup>

简言之，列维纳斯与罗森茨威格的“宗教”不同于传统的宗教。对于罗森茨威格，宗教是上帝、世界与人的最初事件，是生命；对于列维纳斯，宗教是与他人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我称这种关系为宗教”<sup>④</sup>。这两种“宗教”概念在反抗“总体”上有着根本的一致性。列维纳斯基于现象学视角，将罗森茨威格放进了一个超越现象学的语境

<sup>①</sup> E. Levinas, "Franz Rosenzweig: A Modern Jewish Thinker," 56.

<sup>②</sup> Ibid., 61.

<sup>③</sup> E. Levinas, "Between Two Worlds," 151.

<sup>④</sup> E. Levinas, *Entre Nous: Thinking of the Other*, 7.

中，去揭示世界和历史经验之意义的发生域。这是一种比意向性活动和存在的显现更为古老的视域——生命。列维纳斯试图从罗森茨威格的神哲学中发现一种更为根本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他还特别突出强调了这点：“对神给予人的爱之回应便是人对自己邻人的爱。”<sup>①</sup>也就是说，上帝的真理是通过人来表达的。“真理自身在人之中被表达和被撕裂；真理无法从人身上被抽象地提离出来。”<sup>②</sup>基于这种关系，列维纳斯指出：“我一直认为罗森茨威格教导爱的优先性，爱优先于理论的主宰。”<sup>③</sup>在列维纳斯的现象学语境中，这种爱意味着超越意识的自身同一性，意味着无私。

在《总体与无限》《论来到观念的上帝》等几部重要的作品中，列维纳斯都在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视域中借用笛卡尔“无限观念”来谈论上帝问题，并通过无限观念打破我思，打破现象学的核心理论——意识与对象的相即性。但实际上，在这个努力背后，可看到更为深刻的罗森茨威格的思想痕迹：

观念论反思下的思维活动/思维对象、意向性行为/意向性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再是精神的根本结构。……关系和运动——在其中，思成为生命——并非原始地是意向性，而是启示，是对那绝对的间隙的穿越；心灵最根本的节点不是那个保证主体之同一性的东西，而是那关联性的分离，也就是说，是社会之关联性的分离，是对话之对（dia of the dialogue），是历一时性（dia-chrony）之关联性的分离，是罗森茨威格“严肃对待”的时间之关联性的分离，是我们老生常谈的爱。<sup>④</sup>

<sup>①</sup> E. Levinas, "Franz Rosenzweig: A Modern Jewish Thinker," 58. 原文用了斜体字来强调。

<sup>②</sup> E. Levinas, *Is it Righteous to Be? Interviews with Emmanuel Levinas*, 263.

<sup>③</sup> *Ibid.*, 62.

<sup>④</sup> E. Levinas, "Between Two Worlds," 160.

这段话回应了《总体与无限》的前言对罗森茨威格和胡塞尔的致谢：一方面列维纳斯继承了胡塞尔现象学的问题与方法，另一方面他通过罗森茨威格来反思现象学观念论反思下的意向性理论。如列维纳斯所说，这种反思的立足点是原初之经验——绝对分离者之关联，亦即超越与爱。胡塞尔现象学致力于寻求并揭示精神的根本结构，这种追寻呼应了希腊哲学传统对普遍性和同一性的渴望。无论是对于罗森茨威格还是列维纳斯，在理性的同一化之前，有着更为原初的经验结构，那就是通过生命关联起绝对的分离者，即超越，亦即启示和爱。启示与爱体现了“绝对的隔离”与“绝对的关联”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内在于个体感性生命，内在于人与人构建起来的社会。在这个层面上，人类“心灵”的最根本事件并非是认知和领会、构建主体自身的同一性，而是去接纳他者（上帝），去对话，去将分离的异质性的个体关联起来。这就是分离之中的对话，也是罗森茨威格和列维纳斯的思想之根本。

在这三篇文章中，列维纳斯不断地将意向性、时间、对话、上帝的意义等概念议题引入到对罗森茨威格的解读中，既是用自己的思想去注解罗森茨威格，也是借罗森茨威格来展现自身的思想立场和宗旨。在现象学、伦理学和神学几个不同视域的重叠中，我们看到列维纳斯的思想和罗森茨威格之间的核心共鸣，这种共鸣是对理性主义哲学传统所具有的总体性特征的反思和批判，是对真正的异质性与超越的捍卫。

#### 四、结语：回到经验主义与爱的智慧

作为20世纪著名的思想家之一，列维纳斯以尖锐批判西方总体性哲学传统著称。这种批判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是罗森茨威格。本文通过罗森茨威格的思想文本以及列维纳斯的解读，指出列维纳斯在强调具体的生命经验、上帝与人的关系等环节上受罗森茨威格的影响，并由此打开对

总体的批判的道路。进而指出，对于列维纳斯，罗森茨威格关联起了现象学与神学：回到事情本身就是回到个体生命经验，回到意义的原发视域，回到神学与伦理学的本质。通过罗森茨威格，我们看到，如果不进入这种“宗教”经验的视域，我们就很难真正理解列维纳斯的现象学以及对现象学的“背叛”。基于对前哲学的生命经验的强调，对总体性暴力的反思，两人都将哲学引向了一种真正形而上学的（超越的）宗教与伦理。如列维纳斯概述：“罗森茨威格的深思熟虑的计划在于将哲学引向靠近神学的经验和态度。……强调前哲学的经验对于哲学的重要性。”<sup>①</sup>可以说，这代表了20世纪法国哲学，乃至西方哲学的一种重要立场和思潮。两人在这个思潮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进而言之，放眼整个西方哲学史，罗森茨威格与列维纳斯对总体的拒斥带着“经验主义对抗理性主义”的痕迹，是从“将经验还原到总体”回到“不可还原的经验本身”，是在捍卫经验及其异质性与多样性。按照列维纳斯与罗森茨威格，“从伊奥尼亚到耶拿”、从泰勒斯到黑格尔的西方哲学的主要特征和秘密是“逃离经验，将经验的多样性还原为所有经验总结出来的东西：与泰勒斯一起说‘一切的本质是水’；与黑格尔一起寻求一种总体。”<sup>②</sup>对抗这种哲学的“武器”就是超越的经验主义。

德里达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经验主义从柏拉图到黑格尔都被哲学规定为非哲学：即非哲学的那种哲学抱负，它没有能力作为哲学言语为自己辩护。但是当这种无能性被果断地承认时，它就会向逻各斯（即哲学）在其根源处的那种分解与连贯性提出质疑……因此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比这种彻底他者

<sup>①</sup> E. Levinas, "Franz Rosenzweig: A Modern Jewish Thinker," 53.

<sup>②</sup> Ibid., 55.

的突然闯入如此深地摇撼希腊逻各斯，即哲学，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它更多地唤醒哲学对其源头、其必死性及其他者的意识。<sup>①</sup>

罗森茨威格与列维纳斯就是那个突然闯入的“彻底他者”，以经验主义之非哲学性去质疑逻各斯、哲学的根基，摇撼希腊哲学。他们对总体性的批判，对理性的本质冲动的拒绝，都体现了对生命之不可被还原的、多样性的经验的尊重和捍卫。这可以归为某种经验主义。当然，这种“经验主义”并不完全等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经验主义传统，因为在这种经验之中始终带着上帝、无限者、他者，带着一种激进和超越。可以说，这是一种超越的、彻底的经验主义，一种从经验之中上升的形而上学。正如列维纳斯在罗森茨威格逝世五周年的演讲中所言：“我们必须回到罗森茨威格，以获得那种能够抵抗哲学的智慧（the wisdom of philosophy）的力量。”<sup>②</sup>在罗森茨威格和列维纳斯那里，真正的经验主义必定是形而上的，真正的形而上学（哲学）是关于爱的智慧（the wisdom of love），而不是对智慧的爱（the love of wisdom）。

---

<sup>①</sup> 德里达：《书写与差异》，张宁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72页。  
[Jacques Derrida, *Writing and Difference*, trans. ZHANG Ni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272.]

<sup>②</sup> E. Levinas, "Franz Rosenzweig: A Modern Jewish Thinker," 51-52.

## 参考文献 [Bibliography]

### 西文文献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Cohen, Richard A. *Elevations: The Height of the Good in Rosenzweig and Levina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Gibbs, Robert. *Correlation in Rosenzweig and Levina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Levinas, Emmanuel. *Ethics and Infinity, Conversations with Philippe Nemo*. Translated by Richard A. Cohen.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85.

\_\_\_\_\_. "Franz Rosenzweig: A Modern Jewish Thinker." In *Outside the Subject*. Translated by Michael B. Smith, 49-66.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93.

\_\_\_\_\_. "Between Two Worlds." In *Difficult Freedom: Essays on Judaism*. Translated by S. Hand, 181-201.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97.

\_\_\_\_\_. *Entre Nous: Thinking of the Other*. Translated by Michael B. Smith and Barbara Harshav.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_\_\_\_\_. *Alterity and Transcendence*. Translated by Michael B. Smi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_\_\_\_\_. *Is it Righteous to Be? Interviews with Emmanuel Levinas*. Edited by Jill Robbi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_\_\_\_\_. "The Philosophy of Franz Rosenzweig." In *In the Time of the Nations*. Translated by Michael B. Smith, 150-160. New York: Continuum, 2007.

Morgan, Michael L.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Emmanuel Levina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Rosenzweig, Franz. *The Star of Redemption*. Translated by William W. Hallo.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1971.

### 中文文献 [Works in Chinese]

柯林·戴维斯：《列维纳斯》，李瑞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Davis, Colin. *Levinas: An Introduction*. Translated by LI Ruihua.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德里达：《书写与差异》，张宁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Derrida, Jacques. *Writing and Difference*. Translated by ZHANG Ni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 西恩·汉德：《导读列维纳斯》，王嘉军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Hand, Seán. *Emmanuel Levinas*. Translated by WANG Jiajun. Chongq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 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朱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Levinas, Emmanuel. *Totality and Infinity*. Translated by ZHU Ga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 罗森茨威格：《救赎之星》，孙增霖、傅有德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年。[Rosenzweig, Franz. *The Star of Redemption*. Translated by SUN Zenglin and FU Youde. Jinan: Shangd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